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五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四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考課附

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陳進也奏也

臣按此舜攝位時巡狩述職慶讓諸侯之事蓋巡狩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于

京師敷奏以言是問其治狀明試以功是以其言而驗其狀之然與否也車服以庸蓋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之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采菽詩路車乘馬元衮及黼皆爲有功於民之諸侯而言其有功者以車服爲榮則不賞其賜者自足以爲愧而言之不善則必有以告勑之此所以養諸侯而兵不試者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音佩

孔頴達疏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分北流之不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俱不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黜陟善惡明也

陳大猷曰人情太寛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拘不肆所以爲善成

臣按此舜即眞以後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而卒言其效然是法非自此始立也堯之試鯀亦以九載三考功用弗成而黜之至此更申飭之也三苗負固叛服不常攝位之時已竄其君於三危矣而舊都頑不即工伯禹徂征猶然逆命

振旅而還然後來格于是始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然黜幽之典惟加于三苗而已此所以爲庶績咸熙而史臣繫此一句在庶績咸熙之下又因以見有苗之格乃二十有二人之亮天工所致而非師武之力也

禮記王制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以歲之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于天子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質）大樂正（宗伯之屬）大司寇市（司市也司徒之屬）三官以其成從（從于司會）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齊戒受質百官（此三官之屬）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

孔穎達疏曰司會總主羣臣治要故以歳治要之成質于天子質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冡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于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吏簿書則司

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下文司徒司馬司空
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
司會質于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于王樂正司
寇司市三官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于王其司
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
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于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
報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又曰大樂
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

耳

臣按此一節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與此正同大樂正于周為大司樂市于周為司市當是稱名少異其實職守則同也周禮註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夫以一日之計謂之成而夫子曰三年有成古人朝乾夕惕夙興夜寐謂生平之善敗得失在于須臾之頃所以必慎其獨也以一日之計而必要之三年者

官怠于宦成所以慎厥終如始者也一月之成即一日之成一歲之成即一月之成三年之成其非此一日之成乎此三載考績黜幽陟明之義所由起也然而萬事之隳由元首叢脞所致必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心而後可以期庶績咸熙之效至于受賀之際君臣上下罔不齊戒以致其敬此亦欽哉惟時亮天工之意也方愨曰必于歲終乃齊戒以受之何哉蓋今歲于是乎終來歲于

是乎始朔易冬月歲畢除舊更新之事將有所平均也在察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爲之監未然者可豫爲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慎乎則齊戒以受之不爲過矣又按陳澔集説云六官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當質之爾臣以爲六官惟宗伯無懸象之事可見不從歲會周制亦然乃先王所以重禮樂也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賈公彥釋曰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賈公彥釋曰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狀文書而詔告于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賈公彦釋曰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也

臣按陳大猷于舜典三載考績以爲成周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大計行誅賞世變不同竊以虞廷亦必有歲會之廢置周官亦必有三考之黜陟盖一歲之廢置者乃其不可一日立於民上者治狀卓異者及調簡調煩使人地相宜也三考之黜陟

者要其成于久寬其效于後者也大無功大有功乃更加誅賞耳虞周帝王之法豈以世變異同哉

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平治也　斷也

臣按善能正敬法辨六者皆以廉為本鄭注云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賈疏云既以廉為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辭氣似有先後之不同要

之廉為六者之本故六計皆貫以廉濫濁不潔之人六者自不足觀如犯入己贓則更不必别論功過多少凖除矣既廉矣然後聽斷其六事孟公綽優為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此即夫子所以聽斷公綽之法也賈疏迴易鄭句得之矣

漢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

公卿朝臣會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向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

臣按考課殿最乃漢見行之法房特爲之煩瑣細碎故公卿大臣及刺史皆以爲不可行史亦不著其得失若何大率舊制刺史以六條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

祥譌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察二千石房必于六條之内更分析多欵且又爲功過相準之格此則受任未幾負累山積矣安能久于其位至于三載三考之從容者耶

魏明帝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

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佐史之職不密哉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舉綱提綱）衆毛不整振其領（振裘挈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司空掾傅

蝦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于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

之能否灼然形于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踈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

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于人而决之在己雖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録詢謀于人則毁譽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

書安能得其眞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
國内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
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
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
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
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
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
劭述而修之耳爲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

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寛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晉武帝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

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

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頽雖有課考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臣按劉劭之法即祖京房之遺意而司馬光所謂三公九卿刺史太守各考察其在下之人即杜元凱委任達官各考所統之説也其不欲豫爲之法悉委有司亦猶元凱之言主者當準量輕重不足曲以法盡矣成周六計先漢六條簡易故可行也

唐虞之敷奏明試必非預爲煩文密法可知則安

用此京劉之術爲也

唐房元齡王珪掌内外官考課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内外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

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决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爲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曰讐校精審明于刋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録典正詞理兼舉

爲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糺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爲監察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于蓋藏明于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市司

之最二十六曰收養肥殖蕃息滋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凡定考皆集于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臣按唐之書考先善狀而後課最而以一最四善

爲上上諂詐貪濁爲下下此與周官六計皆以廉爲本何異但所謂最者各以官之職守而言故一人不得而兼二最也最有二十七正乃不求備于一人其爲疏節闊目異于漢京房魏劉劭遠矣此元齡珪之所以輔太宗致貞觀之治之本也

宋仁宗慶歷八年詔近臣言時政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

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績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褎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遷轉如無勞績又不

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
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
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員數令舉
又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

臣按宋仁宗時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
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
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
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

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叙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遇郊恩始加勛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御史劉元

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耻乃罷之此慶歷三年事也八年方平復應詔以為言要之磨勘保任法行之不善亦長奔競行之而善適成治功也舜命九官十二牧廷臣交推非以循資進秩也而三年而考其功績三考而行其黜陟則知磨勘之後仍須保任保任之後仍須磨勘也以此法施之于京朝官誠宜矣何也方今令甲所以待外官小吏者文網太密其遭詿誤而去者常不及待考

績之期其被叅罰且留者遂無由致俸滿之日葢錢糧盜逃之案一有差錯前功盡棄雖欲如京房之法功過準除不可得矣豈不甚哉而京朝大官乃無止限遷轉甚亟此臣所謂宜行保任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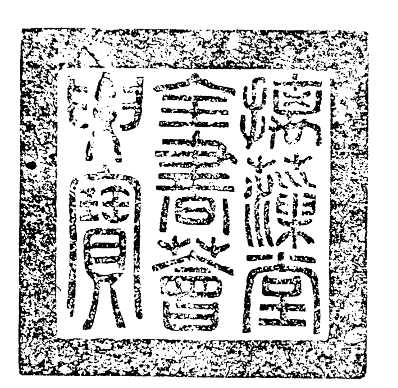
洪邁曰國朝尚存唐制考課之法慶歴皇祐中黄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徙者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隐不伸非才

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囊槖於其閭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晤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于此若老于爲法者每抱獄具必傅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他皆類此不知其制廢于何時今但付之主案吏据定式書于紙尾比者又令郡守

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皆公實然愚過半矣

臣按宋慶歷皇祐中考詞如此純雅可爲法則其于虛實之論固已核矣要非文無害吏所能爲也當洪邁時此制廢已久迄今數百餘年皆踵据定式書紙尾之陋斯則舊貫可復奚必當今之是乎

以上考課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貢生臣李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五十一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舉逸附

易履卦名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朱熹本義曰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故為履道平坦幽

獨守貞之象

臣按履以行為義幽人以處為義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坦坦即幽人之貞也茍為艱難阻絶之行欺世盜名是其志在弓旌而非中不自亂者矣二之所履者道也則可潛可見用舍行藏一惟其道而已聖明在上如此人必非長往不返而擦揚隱逸者亦無能舍旃也

蠱卦名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頤傳曰上九居蠱之終无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

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流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臣按五爻皆幹蠱之人而上非無幹蠱之才也以無應援而處無位之地胡炳文言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蓋有是象則有是占而又戒其必

如是乃可在當人之身則然而伊尹太公非終于高尚者然則治蠱救壞天下未必無其人而莘野之幣磻谿之載或弗之及也

詩小雅鶴鳴篇名其一章曰鶴鳴于九臯澤也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臣按鶴鳴一詩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自外數之至于九坎而

猶聞其鳴聲則賢人君子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而名聞于朝廷之間非必自衒自鬻而乃知之也在淵在渚以魚之出沒喻賢者進退也以善樹之檀喻賢者以惡木之蘀喻小人上檀下蘀是賢者在上小人在下故人皆樂彼之朝而往觀之矣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其理一也王其可以弗求賢人而置于朝乎此詩繼沔水之後沔水曰規宣王而此曰誨宣王規

為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然則諸侯之朝宗于天子實賴賢者在朝匡輔之力故教王以博求巖穴知名之士而與之共武服矢文德也

漢世祖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以壽終于家　安帝時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于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

良方正有道皆不行策書徵之不赴順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督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

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

其有益于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已以訪之克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

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耶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誼隆于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

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于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禄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太公僇華士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黄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甞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臣按孔子繫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蓋所因者時所守者道而初無所容心于其間也故出則成出行有與行非無具也處則成處藏有與藏非充隱也若無所挾持而釣采華名誠有如博士所奏者宜王逸李固之深有望于樊英黄瓊也要之寡欲知止難進易退

亦足以廉頑立懦茍自度其才于世無所補則終身山棲野伏無所表異于食毛踐土之氓適以成其自知之明而為人君者誠寤寐求賢常若不及則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自各以類應矣

宋太祖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酸棗人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唯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証據因示諷

諫微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臣按昭素之于易學雖不逮周張程朱諸儒有以發揚羲文周之微言奥義然而宋祖立國之始知崇儒重道而昭素之愛民寡慾二語亦庶幾不負所讀之書有宋一代之經術理學與夫講筵之御不輟于兵戈擾攘之餘皆開基之主有以啟之也

程頤論養賢劄子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

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賛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令天下之大豈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

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彚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

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臣按明初名臣如宋濂劉基由辟召為佐命而方孝孺由薦舉任文學博士靖難抗節楊士奇由薦舉至華蓋殿大學士其他宦蹟顯著姓氏在人耳目者比比也至如陳靜誠遇在洪武初應聘與參帷幄大計再授翰林院學士辭授禮部侍郎尚書左丞又辭竟以處士卒吳康齋與弼以布衣名至授左諭德具疏固辭命行人送歸其為優禮處士

與士之能以禮自處有足稱者宣德七年詔令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有司保舉赴京選用八年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猗蘭操招隱詩蓋是時作也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蔚蔚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藴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

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是時宣宗既下詔令復出御製賜諸大臣以示意其勤于求賢若此自成

化以後薦舉始廢專重科舉然則久廢之典固有待于大有為之君而後舉行也歟

以上舉逸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六

天子之孝

優大臣

臣按經言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人者衆詞也西銘曰大君者乃天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葢公孤卿貳老成夙德簡畀自天培植自祖宗嗣天子尊為師傅示不敢專敬之所尤屬者也述優大臣

書酒誥周書篇名武王誥康叔之辭予惟曰汝劼固也毖慎也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越獻臣百宗工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矧惟爾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矧惟若疇汝之疇匹圻父薄違司馬迫逐違命農父若保司徒順安萬民宏父定辟司空制經界以定法

臣按此本戒康叔劼毖于酒先當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其訓辭出于王而曰賓曰友曰事而尊之為獻為宗為父則王之與叔有同敬協恭之義

而于一話一言之際不敢少有狎侮君子之心也

劼訓為固然則必其知之深而任之篤不中衰不旁奪而後為盡劼之義也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孔安國傳曰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孔安國傳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孔安國傳曰副貳公弘大造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臣按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大者尊無以加之辭少者位次于尊之辭要之三公三孤皆以

師道輔佐天子其或以師保而下兼或以六卿而上攝乃所謂惟其人也然則六卿雖有分職起而作事未嘗不居坐而論道之列也經曰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卿大臣乎

禮記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

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呂大臨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係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則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也

臣按此章之義大約與朱熹中庸章句所謂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不眩之意相為表裏亦中庸之義疏也夫敬之一字乃帝王之心法從敬親之敬而推書言德威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于君子小人固無所不敬也乃于無不敬之中而又有所當敬者則不但禮貌之隆而已臣故以為此即中庸之義疏也

春秋公子益師卒隱公元年

胡瑗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宣公八年

胡安國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令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

而臣節礪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胡寧曰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昭公十五年

胡安國傳曰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而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

臣按親親賢賢老老貴貴先王之訓也大臣則兼之者為多矣故于其當職而在事也隆之以公孤之名設之以殷輔之屬殷衆士也輔庶人在官者陳其殷置其輔太宰之職既而不敢煩以政也則尊之為老更賜之以几杖不幸而至于疾則君親問之喪則君親弔之誄德易名賵葬恤孤其送終之禮又如是其厚也隱元年書公子益師卒胡安國以為此春秋貴大臣之義其于二去籥于禮有得失而美刺不同比而觀

之則春秋之義雖尊君抑臣而上下之交堅固謹慎于凡百宗工無有不然其于大臣則接之以恭遇之以禮至于死生之際尤不敢忽焉

中庸第二十章敬大臣則不眩

朱熹中庸或問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姧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

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于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臣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

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睦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于大臣而移于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臣按九經之序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蓋誠脩身

矣故其所尊者必賢也誠尊賢矣故居大臣之位者必大賢也豈但恃伺察以防之哉

孟子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臣按三公坐而論道三孤弼予一人皆師道也冢宰總攝六卿相職也道德之與政理非異人任徒

師之而不能任之則為士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矣不召之臣如伊尹真其人也管仲非其比特以桓之尊信之者合于古帝王師臣之意故孟子連而及之

漢文帝時賈誼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常敬衆庶之所常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吾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古者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之吏皆有威嚴恐褻尊故使其屬若子弟代坐取要辭也

自大夫以上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故曲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為八議據曲禮則大夫以上皆為貴也漢承秦弊既尊君抑臣之太過而治獄之吏又路温舒所謂十失之一尚存者也雖以文帝之賢而不講於敬大臣之經人告絳侯周勃欲反廷尉逮捕治之勃為獄吏所侵辱既出嘆曰吾嘗將百萬兵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宜乎賈生之痛切言之也

唐明皇時黄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説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北邊聞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隷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

臣按都督貴臣也古法于八者之辟各據一邉則得八議上與宰相議其罪議訖乃麗邦法而附刑

罰斯得之矣其後明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請罪之室此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刑不上大夫所以礪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明祖蓋深然之而未能著令有所禁絶也

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宋太祖時范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

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臣按宰相坐論之禮雖廢于宋祖之時然自三代而後遇士大夫以禮卒未有如趙宋之君者故其國祚弱而不易亡得尊賢敬士之報也

臣又按有明一代相業莫盛於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仁宣二宗所以待之者甚隆雖未如古者之坐而論道然虛已以聽始終恩遇不替賜敕賜圖書賜印獎勞頻數非復洪永之猜嫌峻急矣時大學士黄

淮辭歸宣宗餞之太液池親製詩送之附録于此
以見君臣一時明良之盛云詩曰天香早折仙桂
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
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
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彦朕承大寶君萬方
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
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髯蕭蕭秋滿面是時朝
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屢月未盡

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
相映好鳧鷺瀲鶒弄晴波紫霧紅雲拂瑱㠀芳榖
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
心雖廷闕身江湖雁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
游跡采芝劚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
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以上優大臣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七

天子之孝

設諫官

臣按經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又曰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當不義則爭之邢昺疏曰論語曰信而後諫左傳曰伏死而爭蓋極諫為爭也夫為臣子則以不從令為孝為君父則

以納諫爭為孝矣皇侃曰夫子作孝經之時當亂衰之代無此諫諍之事故言昔者然則興王懸賞逆王致罰斯為敬慢之殊矣述設諫官

易坎卦名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程頤傳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

皓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享富貴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司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

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

朱熹曰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自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臣按樽盛酒簋盛食又以瓦缶為樽之副喻禮之至薄也言窮約之時不尚多儀而尚誠實戶人之

所由牖室之所以受明非所由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言艱難之際自間道以通於君蓋方其困心衡慮雖逆耳之言猶易入而況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其辭温厚明辯不令人悅繹乎如唐德宗之在奉天陸贄反覆開道往往聽納贄之于德宗斯可以當納約自牖之占矣

睽卦名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張栻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途也或謂諫于君者

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程頤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于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其君以當道
臣按二五君臣之位當事勢睽乖之時九二獨遇六五之主彖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也其君臣相須之殷不拘堂陛之常分正與坎之納約自牖者相類然而遇非枉道求合巷非邪僻由徑故又必

如程頤之說而後可以言勿欺而後可以言信而後諫也

書舜典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孔頴達疏曰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

臣按頴達又云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

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云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然則天子之近臣明目達聰由之壅塞聞見亦由之矣故舜既以詢四岳矣而於命官之終則又命龍為納言使之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欲其遏絶讒說而敷奏忠言夙夜出納者如朝奏聞而夕報可也此所以兼聽並觀而杜近臣壅塞之

患雖唐虞極治而防奸之道豈疏于後世哉

徇征（夏書篇名仲康命徇侯征羲和誓衆之辭）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孔穎達疏曰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先王恐其不然故大開諫諍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臣按蔡沈傳曰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孔氏謂相規相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被遣作器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諫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以諫此類是也孔氏謂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徇征以不能規諫為不恭孟子責難于君謂之恭意本于書也古

者諫無專官而周官保氏掌諫王惡蓋官師百工乃人適政間因事納忠而師保詔儆諫惡相與格其非心也至于經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謂設官止有此數大都謂舉朝皆嘿嘿得七人焉以夾輔之不致于臣皆從令以陷于不義也

伊訓從諫弗咈先民時是也若順也

臣按此承上先王肇脩人紀之文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乃為人之綱紀成湯反之之聖

不敢自謂吾身無有一毫之不盡而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故伊尹舉此以訓太甲仲虺之誥言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是從諫弗咈之實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是又以所聞于古者告之而商頌之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皆先民時若之証也

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

臣按蔡沈傳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蓋惟懋敬厥德乃能忘其順逆而求其義理之當若太甲未克變之時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則不惠于保衡固聞其言而逆于心矣亦必有左右近習遜志之言以惑其聽者此所以制為不匡之刑也

說命上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陳櫟曰主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為江湖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臣按高宗命傅說作相其命辭首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終之以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申之以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此節以答欽予時命之語也君之從諫猶木之從繩木非生而皆正君非生而皆聖木之正由繩使之然故不可以不從繩君之聖由諫使之然故不可以不從諫也然必有受諫之實而後有敢諫之臣如後世應詔陳言而有以太切直致罪斥者則雖命之實拒之矣故說又以不命其承復欽予時命使以從諫之道反求諸己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誑也為幻變易名實以眩觀者曰幻也

蔡沈傳曰嘆息言古人德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告誡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臣按訓告教誨猶言傅之德義道之教訓保惠猶

言保其身體極其大則師傅保之責而其臣皆相與如此此乃殷高宗所謂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故誑欺眩惑之言不入于君之耳否則譸張不已變為詛祝安危在反掌之間也

詩大雅板篇名其一章曰上帝板板反也下民卒癉病也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無所依繫不實于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輔廣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令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猷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于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

四章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猶款款也小子蹻蹻其畧反驕貌匪我言耄非我老耄而妄言爾用憂謔乃汝以憂為戲多將熇熇許各反熾盛也不可救藥

臣按小序此凡伯刺厲王之詩不敢斥言王而稱上帝稱天既又呼僚友而切責之又言其與已異其職事蓋必王之用事之人也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厲王之臣獨有召穆公凡伯二人而已夫可憂之事當操心慮患夙夜祗

懼以臨之不可用為戲謔苟以可憂之事為戲謔是樂憂也可憂而樂多行不義將如火之燎原不能救止此老成人之所以心知其可畏而款款然相告也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臺名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章善反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益也其

不及以洩（減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商頌）曰亦有和羹（羹備五味）既戒既平鬷（子容反）嘏（古雅反）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為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齊景公嘗悅晏子之言而興發補不足命太師作君臣相悅之樂矣晏子惟能獻君之否以成君可獻君之可以去君否故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當斯之時則晏子之于景公

可謂和矣若君可亦可君否亦否之梁丘據則必不能回流連荒亡之志而為先王之觀也是歲齊侯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皆在梁丘據裔款二嬖大夫者欲誅祝史以辭賓言于公公告晏子晏子言諸苛政民所苦病億兆人詛祝祝有益詛亦有損非誅祝史所能治公說於晏子之言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債）當斯之時則晏子之於景公又幾可謂和矣遄臺之遊乃曰

惟據與我和然則公第知可亦可否亦否者之為和而于晏子之言雖從之而未必好也安有所為君臣相悅者哉夫人君有聽言之美往往不出于誠然以唐太宗之於魏徵常退朝而盛怒見正其君臣之好不終固不待仆碑宮闕徵卒太宗自製碑文并為書石既而以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疑其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愈不悅踣所撰碑之日也故非一德同心不足以語于和矣

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我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樂典史獻書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書矇誦誦箴諫之語百工諫執藝事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傳以語上近臣驂僕之屬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大師大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脩之師傅之屬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晉地

臣按召公召穆公虎也厲王之時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彊凌弱衆暴寡作寇虐

故名穆公作民勞之詩以刺王其板八章小序凡伯刺厲王也今由衛巫監謗之事觀之召公之諫亦但言防民之口之不可耳未敢指陳夫不堪命之實事也民勞為同列相戒之詞板切責僚友召公凡伯親賢舊臣宜其可以極言而力救顧不敢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宜國人之莫敢言而卒以基禍也

晉語范文子士燮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我聞古之王

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蒭蕘聽謗譽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行歌曰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臣按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二語千古興亡理亂之大要也爲之禍成於監謗盡戒之術必聽於民豈不然哉凡民風市語童謠之屬以至違怨詛祝之辭有理存焉皆我諫臣也聞而改之賞莫大焉

觀易咸卦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能弘納諫之益故曰先王疾是驕也

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楚子靈曰我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方處凡百箴諫我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敬也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河內自河徂亳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夢見傅說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牛刃切頗也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隣稽切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所以塞耳也

臣按此見人君不徒以受盡言容直臣為美而用之實難也靈王聞白公之言而病之曰雖不能用

慭寘于耳若是乎與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者
有間也白公曰不能用之是猶以規為瑱矣故靈
王非有殺諫臣之惡也州来之役右尹子革誦祈
招之詩以諫王王慼其言至于饋不食寢不寐者
數日則非徒慭寘于耳矣卒也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是故用之實難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地名
論語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

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臣按夫人必有秉彝之性故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明義而正告之未或不從委曲而開道之未或不悅然其物欲堅强則不能屈就於理志氣昏惰則不能反求諸心故終于不改繹也朱熹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

子論好貨好色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之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他日夫子又曰忠焉能勿誨乎集註忠而勿誨婦寺之忠蓋用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為訓也然而禮有三諫不聽則去之文而子游言事君數斯辱矣人主知夫人臣納誨之為忠而又知有不可則止之義則從而改悅而

繹不陷於不義矣

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朱熹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别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又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

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来告而我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臣按大聖人心事只是與予知之人相反而已一有予知之心則自用而不好問矣以邇言為不足

聞矣纍人之惡而蔽人之善矣楚靈王之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所以名乾谿之辱豈非自投於罟擭陷阱之中乎中庸之道廣大光明舍此皆罟擭陷阱也不為舜則為予知之人凡飾非拒諫以底覆亡皆自謂人莫已若始也問察隱揚之義朱熹之說備矣

孟子禹聞善言則拜

臣按禹拜昌言見于書大禹謨臯陶謨一是舜命

禹征苗已誓師往伐而益贊禹以修德禹聞益言
心領神會屈已拜之一是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
於帝前臯陶陳謨以慎厥身修思永發端禹然而
拜之孟子即書辭以推其意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夫以禹之不矜伐滿假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
臯陶則言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昬
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惡
者不足畏蓋益臯陶造道之精微所言之深遠大

禹樂善之心真見為不及而拜之也

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臣按漢文止輦受言隱惡揚善其謙抑虛受之氣

象後世未有過之者載考高帝三章之法已除去誹謗偶語法條而二年五月詔云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或者入闕之始但與父老口約而未及删去律文故也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于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邉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鄭康成註禮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以木貫柱四出即今之華

表蓋至秦皆去之孝文乃令復施也計當時必有立旌書木者史畧而不書後世亦有詔公車設謗木肺石二函與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者

匪鮮終則繁文也已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

臣按漢武帝知汲黯而不能用黯亦以數切諫不得久居于中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正不能受盡言之實也多欲則不能自克不能自克則逆心之言必難入遜志之語必易從雖以帝之目黯為社稷臣敬禮之過于大將軍丞相而終見疎遠遂使方士神仙之說桑孔貨利之謀窺其所欲而雜然

投之無所不至矣

光武時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于
上前證歳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
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
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榖以成禮葬之
司馬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夫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
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

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安帝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喜袁盎人豕（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名曰人豕盎引郤文帝所幸慎夫人坐舉以為諫也）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置酒宣室見董偃朔諫止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帝酎

祭欲御樓船廣德諫宜從橋頤自刎以血汙車輪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寛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臣按世祖仁明東京再造而韓歆不免以直言受誅甚哉苦言之難嘗也陳忠之豫通廣上意其指

切矣夫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妄有譏刺不得事實亦優游寛容乃所以來諫者矣若一有不當而輙加譴責則雖有嘉謀異策而不便之者往往附致于不得事實之條而罰及之矣夫興王止有不諫之刑而曷嘗有失言之罰哉

魏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輙求見帝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衆中諫之而于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耶然至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之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于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臣按游雅常稱高允內文明而外柔順而崔浩謂

其之矯矯風節然浩之所以得罪者正以不隱惡

沽直名故也論其世則高允之不為矯矯風節良

有以焉夫惟魏主之不欲天下知其過也此允之

所以不敢顯諫也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

犯而無隱忠孝之理則同而其事自異也且事有

不便或面陳其可否或疏論其得失各因其緩急

小大其所處之職亦有貴賤親疏有不得而面陳

者亦有不得而疏論者非必以面陳為慎密疏論

為激訐也如魏主之言異乎明目達聰而使下情無壅者矣

梁武帝時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詒切責之琛啓陳四事其一言户口凋落牧守貪殘其二言風俗侈靡宜道以節儉三言斗筲之人詭競求進四言省事息費上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為卿何不分别顯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殘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又士民飲

食過差若加嚴禁容房曲室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檢恐
益增苛擾卿又曰百司奏事詭競求進令不使外人呈
事誰尸其任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
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
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若不具列則是欺
罔朝廷佇聞重奏當復省覽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司馬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
在于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于煩碎是以明主守要

道以御萬幾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于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絶祀為千

古所閱笑豈不哀哉

臣按人臣進言或通于天下之大勢或專指一事之失常或追述其致此之由或逆覩其將来之害或畧開其端緒不必深言或喻事于同情在人自悟或為之危言或為之隱語聽言者以理揆之則無不得也以情通之則無弗喻也貪暴者幾何人不必詰主名而按之可知勞費者幾何事不必問條目而有司具存但霽顏令披瀝心腹豈有難對

之狀但温旨令敷陳終始豈有必窮之辭惟權奸以此術制敢言之士務令所詰者不得而一一主名所問者不得而件件條目鉤校意計之表使之難對毛舉細微之故使之必窮于是守言之者咋舌死而聞之者終身杜其口矣在奸人以此愚人主所以彌縫已之過惡而梁武乃以自愚惑之甚也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不期年而登帝位
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
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令日即
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五
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
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
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

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揺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

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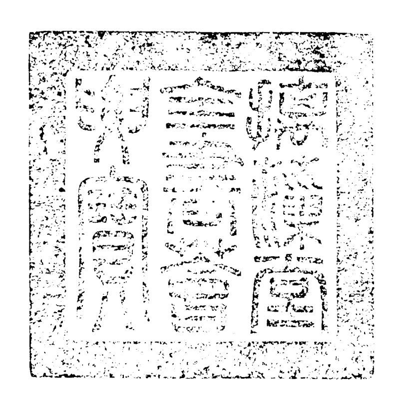
上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甞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飲羣臣曰令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甞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

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夏桀作傾宮殫百姓之財商紂作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昔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按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即上表以為宜鑒亡隋惡聞其過之覆轍務盡下情高祖亦嘗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顧謂裴寂等曰隋氏

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他如李素立之守法居之清要蘇世長之狂直屢見優容此則親見隋之所以失而以為明鑒屈已從人奬勵諫諍庶幾哉可謂能自克矣昔者子思子有言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

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覩隋唐之所以興亡者其言豈不信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徐麟趾